

Pearl

她在迦南遇見了一頭富有詩意的龍。

那是在白日下看見如月光皎潔、飄然蕩漾的銀色光芒緩緩搖曳，穿透了鈷藍彩窗的景象，一如置身在寧靜仲夏夜的神秘逸事。

少女看見了化形相較於其他龍族，在其他地方凸顯各龍特色的龍族。看著龍族頸脖上的龍鱗與明顯的鎖骨，她只是一如既往地開口關切對方是否會冷。

龍族給予否定與充滿自身美學的答案，並向少女伸出了手。

她思考片刻，便把握對方大方施予的機會，體會比自家兩位旅伴都還要炙熱的溫度。

出於一時的好奇，她向對方詢問自己與其他人類是否也有這樣的溫度差別。

一切就在龍彷彿吟詠詩歌般的敘述下開始了。

「妳摸起來比霜雪溫熱，像是早晨草尖上的寒露，像是未盛裝熱茶的白瓷茶壺，但我摸得到——」紫黑指腹輕捏單薄肌膚下微微鼓動的血脈，沒有掐痛少女。

「底下、有溫暖的赤色小河。」說著，他鬆開少女的手。

「比較毫無意義，妳現在知道自己摸起來像什麼就好了。」理直氣壯。

她將整句交流的結論歸為不需與人比較，只要清楚「自己的樣子」就好，非常符合方才詢問時對方大方展現自己的樣子。在世界的巨變下，很多人被迫離開原先的生活、扮演的角色，這或許是掙脫、興許是又一個迷惘的深淵——只因巨變前的世界也有同樣的課題。

因感染而受影響的從不只有肉體，希爾弗斯特回想起跌坐在家門的那段時光，瘟疫分離她的家人，使她失去那為了讓家人過上更好的生活而全心全意投入其中的自己。縱然在這樣的情況中，也有存在挺身作為眾人直面這嚴峻的先驅、導引。

她收回手，雙眼對上那或許會被描繪在教堂彩窗的龍，開口提問：「那你覺得自己是什麼樣子的？」

「可以用罄所有美善之詞形容的。」他語調冷靜答道，毫無搞笑意圖，理所應當得令人愕然。

「妳看見我的扣子、我的龍鱗、問我會不會冷。妳觸及我，我們知道彼此摸起來像什麼，妳不關注自己摸起來像什麼，更在意和他人比起來如何……」龍族依然沒有太多表情，他偏愛那些大理石像永遠固化的唇角，而非心情不佳。

「妳應該更加關注自己，小小的銀色。」新起的稱呼脫口而出之際，深色指尖畫圈，將少女嬌小身影框進指尖，「因為會陪著自己到最後的人只有自己。」

那是主人死去後他領會的道理。

她凝望那鈷藍色的眼，靜靜聽著對方的語句。

不知為何，她想起曾經讀過的文學中馴養狐狸的情節。

她眨了眨眼，緩緩開口：「我明白。」在龍熱後被餘下的自己，直到重現與舊友相逢才意識到這個課題。

「我一直都有在照顧自己。」除去失意的那段時間外。

她也想起了如有著水晶一般的頭髮的那位朋友曾問過自己的問題，對面面前的龍族回道：「我希望在與他人相處時，往後盡可能地不要後悔。」於是那是希爾弗斯特現在對那些人投以關心的原因之一，不是為了上天堂，更不是為了好處——某種意義上，或許也是希望今後孤身一人時能好過點，是嗎？她還不太清楚。

「妳的意思是，想盡可能提供『照顧』給遇到的每個人或龍，如果不這樣做，妳會感到後悔？」龍族試著理解那句話的意思，字字清晰而緩慢。

人可以照顧人，人也可以不去照顧人，手裡拿刀槍相向。「後悔」是因為結局不好，所以想要重來一次的不舒服心情，避免「後悔」是想逃避不好的結局，或是，只想看到好的結局？

「要對什麼感到後悔呢，小小的銀色？」他提問，並認為這大概是該個體的特殊行為。

「我想除了照顧以外，也有一些 別的 原因，用盡美善之詞形容的先生。」她抬頭望著對方藍色的眼眸，是否傳達出那咬文嚼字的情感？

「嗯……沒有好好珍惜與重要的人們相處的時光，而去後悔沒有帶給他們什麼，又或是沒能來得及為他們做些什麼。」過了半晌，希爾弗斯特再度開口補充：「說是盡量減少後悔或許比較對。」那些時光對她來說珍貴無比，即便僅佔人生短短片刻。

龍族以鼻子噴氣，取代唇間發出的嘆息。若以真身如此，大概會颳起一陣難以呼吸的炙熱沙塵。

「他們為什麼不能自己做，而要由妳去提供『什麼』？因為他們弱小沒有力量嗎？」那些人展現匱乏，要人去填補，正是沒有好好照顧自身的證明。而小小的銀色因為沒有及時解決他人的匱乏，而覺得後悔？

那很奇怪。

「妳說的，『別的原因』是什麼？」又或許小小的銀色有著柔軟的心，即使不是每個人都是重要的人，她都會因為沒有及時『付出』而感到後悔。

「他們並不弱小。」她斬釘截鐵地回答，不留任何置疑的空間。

「因為我也同樣想珍惜他們。關心、守護，是我表達重視的方法。」或許是因為對象是龍、更多的原因興許是旅程上被問了許多類似的問題而感到習慣，她的回答不像以往需要一段沉默鋪墊、一股勇氣輕推，反倒一如往常以平淡的語氣答道。

抬頭與銀色的龍族對視許久，微風輕輕吹起，希爾弗斯特看著面前銀色的髮絲有如編織的高級絲質品搖動，心想：不知道每天梳理維持這把長髮要多久？頭髮太長風一吹總是很容易亂的。

既然不弱小，那不就很可惡。

他能理解幼獸需要被呵護、照料，需要旁人不斷付出，因為他一開始也是如此。若明明擁有力量也不弱小，卻什麼都不做等著人付出、照顧，那樣為什麼能被接受呢？

「我不完全理解，但我尊敬妳。」他知道「珍惜」、「守護」的意思，知道那是一種「燃燒」。小小的銀色願意這樣，是因為她和那些人有情感上的「堆積」。

「妳有問過他們需不需要嗎？那他們提供妳什麼？」話語無比平淡，並非質疑，僅是出於好奇。

小小的銀色努力提供「什麼」給她重視的人，若那些人與小小的銀色有情感上的堆積，那麼那些不弱小也不缺乏力量的人不該讓小小的銀色填補匱乏，卻什麼都不自己做。所以他想，那些人應該也會回饋小小的銀色「什麼」。

人類很「有來有往」。付出善意大多會得到善意，選擇為惡則容易被群起攻之。他好聲好氣、不傷人，所以艾西沒有繼續殺傷他。他答應少年會實現願望，所以他得到白色花朵。

「……？」對方肯定的話語使她將腦袋偏向一邊，不清楚對方的敬佩從何而來，這讓她感覺面前的人有些捉摸不透。

「沒有問過。」她輕輕搖頭，隨後回答：「他們存在、與我一起共度的那些時間就夠了。」希爾弗斯特沒有反問對方為何還要他們提供，就她而言，只要堅定地把答案表達出來就已足夠，額外的詢問反而令人難以專注於其上——何況對方一點質問的意圖也沒有。

啊，時間。

於他而言最無謂的流動，他時常忘記那對於人類而言有時很珍貴。只是陪伴、一起消耗時間，就是一種回饋嗎？小小的銀色或許怕孤單，不喜歡自己一個人。

「……那為了不後悔，今天妳打算做些什麼呢？」他想他的時間很多，可以陪小小的銀色消磨點時光。紫黑指爪繞圈，把對方框進虛晃的指影。

她眨眨眼，[眼睛睜得渾圓](#)，意外面前的龍族要與自己同行，視線卻隨即被那獨特的黑爪勾去。

「可以再多了解一下你的化形嗎？指甲的形狀……觸感，不介意的話想再觸摸看看。」[不帶任何學術意圖](#)，只有純然的好奇心。

「請吧，好奇的小東西。」龍族遞出指節分明的手。

掌背白皙一如人類正常，越接近指梢便如被碳火燻黑，直到與尾端的尖爪融成一致的深黑。指背刻印焦黑的不明符文，摸起來像略帶厚度的痂。尖端指爪微微帶鉤，一如猛禽銳利鳥喙，爪面漆黑如甲蟲油亮外殼，隨不同角度透出不明顯的紫。龍爪摸起來是金屬般的質地，無法輕易被外力折損，輕輕使力便能刺穿人類肌理。而關於龍族的一切摸起來都帶著高溫。

「……小心別弄傷自己就好，不然我想那會是妳今天後悔的第一件事。」他輕聲提醒，淡漠語調依然沒有太多情緒與關懷。

「謝謝。」她淡淡道，猶如騎士吻手禮一般，單手由下輕輕捧起龍族的手，她細細端詳，不忘囑咐對方：「如果會痛或是不舒服要說……我的話受傷擦擦藥就沒事了，不會感到後悔的。」輕輕撫摸皮膚便再次感受到比其他龍族還要炙熱的溫度，在寒冷的天裡或許連同族都想找這頭龍依偎吧？她想。以手指滑過那不明緣由且不明意涵的符文，像結痂的觸感令她想起了傷口，好似某種誓約下的傷，以身體銘記的契約之痕。

「你有因為傷口結過痂嗎？這個是傷口嗎？」她問，隨後手指指尖像是怕對方受傷似地，小心翼翼地靠近指縫，一手手指則撫上了虎口，輕輕捏了捏手掌的厚度。

跟這個龍族十指交扣的話會燙傷嗎？這個龍族會不會覺得熱？她一邊想著認識的人與龍之間的特別關係，好奇那兩人、或者面前的龍族與其他存在相處時會不會有這樣的小插曲。

小小的銀色到底在說什麼呢？

比起那稍加用力就會掐出鮮血的光裸肌膚，他們可是皮厚又有著硬鱗的種族。小小的銀色還要擦藥，他們可是讓風吹吹乾便又是條好龍。纖指捏按力道僅如羽絮輕搔，若要他疼痛，或許小小的銀色該拿出刀或槍。

「有、這個是。」他簡要地答，那是主人死後做出的變動。

厚實手掌沒有太多軟肉，掌心覆著一層刮人的薄繭，摸上去很粗糙。那使人發覺，龍族並非如那般外表貴氣而嬌生慣養，而是受過武鬥訓練的。

聽聞是傷口，她面露擔心，說道：「那你還痛嗎？你有好好吃飯跟睡覺嗎？」她知道結痂是傷口正轉好的證明，仍從包包中翻找出藥水與包紮用品。希爾弗斯特想著剛剛掌心的手感，那股粗糙應該是勤奮地練劍形成。她不確定這樣特別的傷口如何形成，可是面前的龍族既然如此認為，那便是他的傷處。

「能不能幫你包紮？」似乎是擔心自己的舉動影響龍族的自尊心，也或許是因為剛才的對談，她難得問起了對方的需求。

噢，看吧，小小的銀色為了不後悔，又開始努力提供「什麼」給其他生物。

「據我所知，人類現在已經不需要進食和睡覺了，而龍族並不需要進食——既然妳這樣問，我就當作妳在誇獎我『人類』當得很像好了。」粗糙掌心覆於嬌小掌背，將包紮用品往回輕推。

「我需要保留這些傷口，因此我不需要他們好得太快……而妳最好將這件事從後悔清單上劃掉。」指腹輕撫凸起的厚痂，思考著過幾天要將這些傷口再加深一次。

「過度的照顧是一種剝奪，小小的銀色。」龍族語焉不詳地說。

「用盡美善之詞形容的先生，我無意剝奪你。大概也不會因為你的拒絕而後悔。」前提是沒有感染化膿的話。她將用品收回包包內，凝視龍族的動作。

需要保留是什麼意思呢？需要傷口始終鮮明而感到痛楚……嗎？是為了以痛楚記得什麼嗎？或是龍族正以自己的方式紀念著誰呢？

希爾弗斯特見高大的龍族收回雙手感到有些可惜，卻也沒打算在這個情況下再次提出要求。她窺見爪面在動作下透出那不明顯的紫，想起了有人曾贈與她的坦桑石。

「我想做的和平常都差不多，你呢？有想做的事嗎？服飾店、武器店、市集……？」說完後她以各個角度端詳石頭，終於找到與對方眼眸相同的鈷藍色，將石頭與對方的眼眸置於同一個水平線，像是確認般地點了點頭。

「……不過真要說的話，我覺得這個收在包包裡不是很方便，想加工成方便攜帶的飾品，可是沒有什麼頭緒。」相較之下並不是那麼重要的、平常總是被她忽視的想做的事。

「我今天沒有想做的事。」只要他沒想好做些什麼，大概會一直維持這樣漫無目的的狀態。

短暫龍生目前說無聊也不無聊，但也不是特別有趣。他不像主人總有那麼多事情想做，一整天若只是躺著曬曬太陽與月光，他也覺得無所謂。

小小的銀色拿出漂亮的晶礦，對著他的眼睛比了一下。龍族不理解，微微歪著腦袋回望。

「妳的石頭很好看，但我的眼睛比較漂亮。」若她是在做比較，他想自己得鄭重地提醒小小的銀色這點。

「頭飾、項鍊或手環？我不推薦戒指。」放在指背上很容易因日常活動撞到而碎裂。

「我知道。」她的回答沒有任何猶豫，會感到滿意自然是因為能從礦中找到熟悉的顏色，之所以在這多變的礦石謀求特定的顏色，原因只有一個——那是她認識的人們的眼睛顏色。

看似無憂無慮且純樸的丁香色、陰暗缺仍有一絲溫和的灰紫、用自己的方式對自己透露關心的鈷藍色。

所以她珍視、疼惜。

「戒指確實不太方便呢，考慮到要帶著手套的話。頭髮也不長……沒什麼頭飾可以別上的地方，不如說會很奇怪吧？項鍊跟手環是不錯的選擇，考慮到通用性的話項鍊會比較好吧。可以調整。」手環……要是手斷了只能用義肢的話應該戴不了了，脖子的話還可以調節鏈長，似乎不用擔心龍鱗攀上、長結晶的問題。

「你以前做過些什麼？想做的事？」她把石頭放回束口袋中，拉緊後收進包包內。

龍族滿意點點頭，很高興小小的銀色有著極為正確的認知。

「還是妳會用這顆石頭發動煉金術嗎？做成手杖頂端的裝飾，或是裝在鋼筆上？」他看過人類以顏色各異的石頭發動煉金術，但不確定對方手裡的是哪種、有何用途。

他做過什麼想做的事？

他的生存目標一向圍繞在主人的想望上，唯一出於強烈自身意願去執行的大概只有逃獄去找到主人，與埋葬對方。

「沒有。」他的回答同樣明快，「我沒有什麼想做的事。」只是撿拾零碎事物填充進無趣的時間裡，日復一日。

「這樣啊……[那有想在未來實現的事情嗎？](#)」希爾弗斯特並沒有講些什麼安慰的話，只是拋出了一個新的疑問。她思考這個問題會不會問得不夠明確，想見到什麼樣的未來更為貼切，但在這個世界上談論未來可能過於天馬行空，她緊接著開口：「當我沒說，用盡美善之詞形容的先生。」

「坦桑石也可以用來發熱……煉金術的話……可能做成魔像的核心吧，不過這樣我就沒辦法隨時看見想要的色彩了。」隨後轉移話題似地，回答先前的話題。

核心雖然能夠提升魔像的能力，卻也最容易被瞄準、破碎。

「手杖頂端太過招搖，我並沒有與之相符的實力能夠擊退強盜，鋼筆……書寫的東西想儘量輕便，要是在戰鬥中壞了，或許得等好一陣子才能遇到市集購買下一支筆。還是項鍊比較好呢。在石上刻劃術式的話或許還能起到保護的作用。不過要是怎麼樣的術式才好？」考慮到情急之下可能將其託付給他人作為最低限的保護，有些不知道如何是好。

「為什麼有說過要當作沒說？可是妳有說，所以我會告訴妳——這個要等見證人類得到的夢境之後再想想，那個、啊，你們稱之為『天啓』，對吧。」不理解人類纖細複雜的情緒轉折，但既然對方有問，他便會回答。而這算是他想做的事嗎？他想了一下，清楚理解那是主人想做的事。

「術式我可就知道了。」他老實地回答。關於煉金術他所知不多，光是為了掌握人類語言與生活方式，已佔去他大半出生後的成長期。

小小的銀色是煉金術士。那是一項新的認知。

「那妳的項鍊要用繩子編製的，還是以金屬材質鑲嵌，再串金屬鍊子？」既然小小的銀色有自己的想法那很好，他不會因被否定惱羞。

她怔愣望著面前的龍族，看起來似乎一點也不介意觸及與未來相關的話題，而且似乎有問必答？

「嗯，這個現象——這件事被稱為『天啓』。人類的集體意識做的一場夢境。」想著用現象指稱似乎不大恰當，希爾弗斯特改口更正。

正當她啟唇打算詢問時，注意力卻被對方的建議吸引，紫色的眼睛眨了又眨，新奇之心從中迸發。她常在與他人的交流中，藉由談及的內容作為提示，串起自身的知識得到靈感。可這一次，連「如何」也一併得到提示，興許是過去從未配戴過飾品，沒有相符的「品味」。

「繩子編製的……可以在編製時一併寫入術式，或是配合藥劑將皮繩浸入祝福……礦石本身需要的加工也最少……真是聰明又有品味的想法……」少女的眼神流露出幾分喜色，看來躍躍欲試，甚至忘了對話時要看著對方的眼睛。

「能跟我去製作飾品嗎？我想挑皮繩的顏色，還有找城鎮內的飾品工匠。」她沒有沉醉在思考太久，一下就想起了自己的失態。重新望向龍族，即使眼中的閃光因意識到自己沒盡到禮數而減少了幾分，仍微微透著想要嘗試的雀躍之心。

人類果然很會創造這些小小的精緻東西呢。

寫入術式？浸泡藥水、祝福？他並未想到那麼遠。但那些稱讚很好，他會不客氣收下。

「我不知道哪裡有會做這些事的人類，妳帶路吧。」龍族雙手環胸，等著流露喜悅的少女帶路。

小小的銀色似乎有點閃閃發光，他覺得那樣是「對的」。

「好。不過我也還沒逛過這裡的市集，可能會花上一些時間。」希爾弗斯特說道，她率先邁步，步調卻相對以往緩慢。或許龍不曉得招牌跟各個店家會出現的特徵？出於這樣的想法，與順便補充日常物資的心思，她打算邊走邊向對方介紹沿途經過的店家與各自招牌的含意。

「應該也有會做飾品的龍……？我認識的龍學習得很快，他既會料理，還會整備機械……」沒有認識會做這些的人類，那麼或許對方認識會做這些事的龍族？她就自己所知閒聊，透過對話的回應保持安全距離避免走散——儘管龍族的個頭很高，特徵明顯，就算突然出現人潮，或者他倆其一因分散注意力走失，她都還有把握能與對方會合。

就他所知，人類商店裡很常沒有「商人」，有時空蕩蕩，即使有人也只是來「借住」的。主人說自從瘟疫與他們出現後，世界變得很動盪混亂，「錢」變得沒這麼受歡迎，而「武力」變得很有用。

龍族點點頭，比起自己，或許小小的銀色會對人類的商店更有概念。他靜靜從包袱取出深色連帽斗篷披上，以帽沿陰影遮掩針狀瞳孔。

他是不在意別人知道他是龍，但既然和小小的銀色走在一起就不一樣了，他可不想要小小的銀色和主人一樣，肚子被獵龍士割開。

「皮繩……記得也有那種，大洋東國進口的蠶絲線，沾過蠟再編織很輕又柔韌，能編織的花樣又更多。」自顧自講著上個話題提及的事物，一面聽小小的銀色分享她認識的龍。

「……我想應該會有，如果他一出生就開始學習這類知識的話。」小小的銀色聽起來有「自己的龍」，那對方為什麼不和她的龍一起走呢？

「妳的龍在哪？」他問。

「是蠶絲蠟線嗎？不怕泡水、反而會越洗越亮的線。就我所知，也有只要四條蠟線與一雙手就能編成手環的方法。你對這方面很了解呢。」她回覆龍族的建議，原先還以為對方對飾品沒有太多興趣。

「聽起來跟人類一樣呢，在耳濡目染下產生興趣與學習的動機。」一面走過雜貨店，視線習慣性地追逐上頭擺放的糖果，隨後她聽見對方的疑問，於雜貨店旁專給在孩子們遊玩

的空地停下，轉身望向龍族，才發現不知何時他早已披上斗篷。與月光一樣的銀色髮絲難以窺見，就像雲遮起了月亮，連原先頸上的龍鱗也因此披上深色的布料藏起。

……不是因為覺得好看所以不藏嗎？

或許是想要低調行事吧。畢竟一人一龍的組合……在她的旅途所見也只有一對旅者是這樣的。

「我的龍……？」希爾弗斯特感到有點疑惑，她不確定要回答「沒有」或者是「我的旅伴」，她想知道更明確的定義。

她與那藍色的眼眸相望，想到無月的夜晚下教堂彩窗的顏色。

「如果你說的是……從小到大照顧的龍，沒有。我有兩位龍族的旅伴，一位是旅行前認識的，另一位是前面那位的舊識，後來才加入我們的旅程。我們在城鎮定下後通常都會分別行動。」她淡淡地說道。

「……如果我有從小到大照顧的龍，我想我會希望那條龍能夠自由吧。不過事情沒有實際發生也沒辦法保證當下會這麼想。」她垂眼望向地板，情緒往下深沉。

「我很擔心要是我有了這麼一位『家人』，會將對弟弟妹妹的遺憾都投與給那孩子實現。……我不希望自己將對方當作他們的替代品補償，而要是他產生這樣的想法，肯定很痛苦吧。」聲調染上了憂愁，即便事情沒有發生，仍對非現實中的假設暗暗自責，難過的一半出於對那條龍的，另一半則出於那幻想中的自己沒有好好看進對方而難過。

小小的銀色談論起想像，接著變得霧霧酸酸的，像是水氣蒸騰糊去的鏡子。

自由、弟弟妹妹、遺憾、替代品。

「……小小的銀色的愛是假的嗎？」他不太明白小小的銀色為什麼被想像困住，其中牽涉的寫實想像與情感轉變過於複雜。

而他一向不去想未曾發生之事。

「不是假的就不需要遺憾。」龍族道語，語氣依然鎮定，靜得像一池死水。

「……。」龍族的疑問無心接續了她的想像，在那假想中，龍族的孩子詢問了相同的問題。

你對我的愛是基於對你家人的補償嗎？你有看見我嗎？

感情的事本就理不清，何況是沒有發生的假設。人的情感會隨著相處的時間推移轉變，希爾弗斯特的想像立於沒有前提的根基，情節是其中搖搖晃晃的枝，淚水從她的眼眶緩緩流下，而她本人也不曉得為何。

心緒有如毛線打結，沒有發生過的事情無法判定真假，卻無法給予篤定的答案，腦中一片空白使得自身無法如往常一般慢條斯理地推敲答案，只能任由眼淚滾滾落下，呼吸開始變得紊亂。

小小的銀色眼睛流淌水線，於是他的皮膚悶悶，像陰雨天被濕氣包覆。

人類傷心的時候該怎麼做呢？他不太確定。

龍族伸手，輕拍少女銀色腦袋瓜。他不明白對方為何因想像中的事哭泣，對方既然沒有養龍，就不應該擔心給出虛假的愛？真實與虛假的對象要怎麼比較呢？

「……妳的弟弟妹妹也是想像的嗎？」龍族十分不解風情發問。

厚實的手掌輕拍自身頭頂，那是比自己因情緒沖昏頭的腦袋還要熾熱的溫度。灼熱的眼眶又滾落幾滴淚水，她沒有抬頭看向龍族，只擔心自己的表情給對方負擔。

「謝謝。」她緩緩吐出兩字，情緒因對方的舉動而逐漸和緩。希爾弗斯特對龍族顧及自己的情緒這件事感到既抱歉又感謝。

「我的弟妹們不是想像的。」她緩緩抬起頭，望向沃爾斯王國的方向，不論她的眼光看得多遠，始終有一股憂傷籠罩令她無法看清。

「……但我再也見不到他們了。」她的音量漸弱，思緒滿是想念。

龍族表情沒有半絲變動，無從看透那鈷藍眼眸。

「他們也埋在地下不會睜開眼睛了嗎？還是被獵龍士綁架了？」他問，試圖確認是哪種「見不到」。

「後者的話，我可以陪妳去會會那些人。」掌心仍輕拍安撫著，在小小的銀色從霧面鏡子轉回清晰明亮前，或許暫時不會收手。

小小的銀色有辦法與刀槍抗衡嗎？他很難想像。

「不是想像的話，那就有好有壞。」他舉起另一隻手，紫黑指爪比著數，「好的是妳曾真實與他們度過一些美好時光，壞的是妳失去可以照顧小小龍的特殊美好體驗。」那貌似理智的分析聽起來不是很有安慰作用。

紫色的眼眸直到現在才抬頭望向龍族，她搖搖頭，注意到對方話裡的「也」字，纖細的手指原先打算滑入另一隻紫黑爪子的掌心牽住，卻沒料到[手指還未伸出便就此錯過機會](#)。

「我沒見到他們的遺體，但從家裡的散落的結晶來看，應該是化為風塵了。」希爾弗斯特靜靜地道，隨後補充：「我想我還是可以照顧大一點的龍。」比如她的旅伴們。

「我現在使用的名字是『希爾弗斯特』，你呢？用盡美善之詞形容的先生。」總覺得在詢問那個可能有些敏感的問題前，先知道名字才合乎禮儀，而她之所以這樣自我介紹，是因為她心中[隱隱覺得不能對這個人說謊](#)，即便她不認為那是謊言。

他搖搖頭，「大一點的龍就不需要照顧了。」像是自己，他把自己照顧得很好，因此不需要關懷。

「妳說，妳沒有見到遺體。」龍族歪著頭，「那會不會是，他們也出門找妳了。」他是眼見為憑的龍，若不是主人在他懷裡斷氣，他絕對會相信對方仍存在世界的某一角。

而且一定，也在找他。

「妳好，希爾弗斯特……我是埃(I)，也可以叫我埃果(EGO)。」他頓了片刻，道出新的疑問，「為什麼改名呢？」

大一點的龍還是需要照顧的吧……她想，但沒有化作言語表達。

「你好，埃。這也不算改名。只是在龍熱來臨之前，我需要扮成男生去維持我的生活，那是我當時的化名，也是我現在使用的名字。」龍熱之後當然也就沒有這個必要了，她只是維持這一年來的習慣。

「……你說的或許有可能，但在天啓之前我巡遍沃爾斯王國也找不著他們的身影。家裡也都是因龍熱臥病的痕跡，人類無法抱著那樣的症狀遠行的。」希爾弗斯特淡淡答道，她深吸一口氣為接下來的問題做準備，極為小心翼翼地問道：「……埃，你說『也』是什麼意思？」隨後想起對方所說的剝奪，她緩緩補上：「不想說的話不用勉強。」

大掌仍輕輕拍撫淺色腦袋，溫熱熨著小小的銀色。他聽著，固化表情線條稍微鬆動，露出一點思考的模樣。

「……所以沃爾斯王國歧視女性，不給她們應有的權利以本名生活？」他的結論簡單而強硬。

他是說了哪個「也」會導致「不想說不用勉強」的狀況呢？

龍族挑眉，「妳在外面，他們不知道妳會回來，所以也去外面找妳。」他解釋著，真的認為人類沒有聽懂自己的話。

「不。那是我的選擇。男性與女性在生理上有差別，所以有些工種的雇主不會錄用女性。這跟國家無關。」希爾弗斯特說明，沃爾斯王國是她的故鄉，不希望埃就此對它有壞印象。

「不會拋下他們的，我總是會回去……人類在高燒不退、身體發炎與出血的狀況下是難以移動的……」似是想起當時對那阿鼻叫喚場面的想像，她垂下眼簾，看起來十分喪氣。

深吸一口氣轉換情緒，她的手再次嘗試牽起龍族空下的手。從方才到現在的對話內容，能夠拼湊關於對方背景的輪廓。

出生時就學習人類的相關知識、不會作夢卻知道天啓的存在、長繭的手掌、埋葬、照顧小小的龍、對大部分物品與人類文化的認知、刻意留下的傷口……

她決定有些單刀直入地問，但那是一個不需回答的問句：「埃……在那之後的新月夜與滿月夜你是怎麼度過的……」她沒有抬頭看向鈷藍色的眼，只是靜悄悄地凝望埃手背上的符號。

是在做勞力活嗎？除此之外他想不到具生理差別的工作。但小小的銀色小小的，看起來並不能搬太多東西。

小小的銀色是想很多、情緒很多又容易被想像影響的人類。那是他目前的觀察。

「我在新月的時候很好。」他歪著頭，依然沒什麼表情地任人拉起手，「滿月的時候也很好。」只是想啃咬東西的話，弄出一隻覆滿鱗片的手就很夠用了，既咬不傷自己又可以緩解進食的慾望。

沒有理解問句的真實用意，僅是據實以告。他想了一下對方為什麼這樣問，於是反問，「……小小的銀色在滿月時很不舒服嗎？」

聽聞對方的回答，她拉近對方的手，雙手握住：「是嗎，那就好。」希爾弗斯特沒有深入追問，淚水如流星滑過臉頰，那是安心的眼淚。

抽出一手，抹開臉上的水痕，淺淺勾起嘴角。

「不，滿月與龍熱的影響對我並不是那麼嚴重，可以在滿月的夜晚自由行動。」她鬆開雙手，伸往頭上舉起龍族的大掌，雙手輕柔握住並將其拉回自身面前。

「謝謝你，埃。繼續走吧。」再次鬆手前她的大拇指輕撫龍族的手背，抬首與藍色的雙眼對望。

小小的銀色很愛流眼淚。理由他搞不清楚。

在對方鬆手前，龍族反抓那纖細的指掌，將掌心翻上，拿出邊緣縫著細緻蕾絲的白色手帕放上，「淑女該用手帕擦眼淚。」那是他的主人說的。

到最後他依然不理解對方為何發問，僅是點點頭，「嗯，走吧。」

他們或許不該停留太久，似乎已經有人注意到他針狀的瞳孔，街角邊隱約有視線投來，他沒有回眸確認。

「謝謝，之後還你。」縱然她能以煉金術做簡單的清潔，但畢竟是別人好意借出的手帕，不洗得乾乾淨淨的還回去她反而過意不去。由手上傳來的觸感來猜測，或許是貴族在使用的手帕吧。她沒有翻看是否刺有其他訊息，僅是避開蕾絲邊角的部分，以布料擦拭自己的臉上的淚痕，並輕點眼眶吸取淚水。

「用男生的身分這麼久，出來旅行後雖然有遇到稱呼我為女士的人，但被叫淑女還是第一次……」自認跟淑女差了十萬八千里遠，被這麼稱呼讓她感到很是怪異。

她小心翼翼地將手帕折起收好，再度踏出步伐，這次希爾弗斯特的腳步更慢了一些，似乎是打算與龍族並肩行走。

他們越過孩子們玩耍的空地，途經幾間茶館，在服飾店前她稍微停下腳步，指著招牌向對方介紹，並告訴龍族，在龍熱還沒發生、世界上還有四季時，旅者有時會身著當地服飾，而到了下一個城鎮時賣掉換取金錢、減少行李重量。因為旅行時的天氣、季節、區域濕度、自然氣候都不大一樣。至於一般的旅行衣裝，則大部分都有販售，只是當地特色有無的差別罷了。

「妳可以留著。」他不介意將那條手帕送給小小的銀色。他還有多的手帕，小小的銀色卻只能用手擦臉。

「我不理解。」關於淑女的話題，他正正經經這樣說著，「不過我也遇過雌龍化形成雄性人類的模樣，她也會不喜歡被稱為『淑女』嗎？。」

他想起頓，想起她的「護身符」外型。

「我知道四季，還知道以前有大片的綠色、知道北方冬天會下白色的固體水……」和現在不一樣，主人說，以前很有「生氣」。

「……。」聽聞龍族的饋贈，希爾弗斯特看起來有些猶豫。一方面是借了就該還，一方面是不大希望擁有太多能夠思念他人的東西，但最大的原因是她感覺收了就不會再見面了。

她想，尤利西斯說的對。沿途那些接觸的確是很重要的步伐，對她來說甚至無法忽視，每一個際遇與互動都是那麼珍貴。

「我想那因人……龍？而異，至少一對一的場合稱呼不會有額外的問題。有些人會特意偽裝自己的身分遁入危險中，要是在當中下拆穿可就麻煩了。不過現在感覺也沒有這種問題……階級跟身分都變得沒有意義。」她接著想起，自己的事情似乎也得說明一下，便開口補充：「我的話……只是照著龍熱前的習慣生活而已，淑女一詞對我來說用在漂漂亮亮的女孩子上比較合適。」而不是自己這種灰頭土臉的小毛頭。

她點點頭同意埃對於四季的說法，想起自己沒親眼見過雪花的旅伴。抬手造了個小小的人造雪雲，雪花與白雪隨之翩翩落下。

「這是白雪，這個結晶是雪花。」無意引人注目，雪雲刻意造的短暫，就像手中的造景球，只不過她抬手到埃能清楚所見的地方——還得踮腳。

「沙漠以前也存在，在其他地域，像是迦南。只不過現在覆蓋了整個陸地。四季都有作物，北陸的冬天是部分動物休息的季節，有時會下雪，大地會被銀白色覆蓋……而當積雪因為春天的太陽融化時，大地會得到滋養，百花齊放，充滿綠意。夏季時太陽熱辣，在刺眼的陽光下一切都變得很鮮明，小溪潺潺水聲聽起來特別動聽，青蛙會在晚上歌唱，有像太陽的向日葵、紫色的薰衣草田、多彩的鬱金香。秋天氣溫漸冷，萬物準備休息，有南瓜，是收割的季節，人們會慶祝豐收……」她淡淡講述四季的更迭，將那片綠地描述地更為具體。

「和長相沒關係吧，就我所知，『淑女』是對女性都可以使用的……」那是主人說的。

他看著對方抬手浮現白雲，接著雲朵飄落白色粉塊與冰花。龍族伸手撈起雪點，白雪甫碰上發燙指尖便化開，他皺起眉。

「我知道了，謝謝妳展示給我看。」他依循禮儀正經道謝，一面甩著沾上濕涼的手。口頭上的禮儀是做齊了，舉止上一點都沒有藏好。

「我知道，我有看過畫。」小小的銀色——噢，或許他得改口叫人「希爾弗斯特」——又在嘗試照顧別人。他想。

「……會變冷變熱很好嗎？」他淡淡發問，「那妳喜歡哪個季節？」

希爾弗斯特點點頭同意淑女是對所有女性都可以使用的說法，或許就她自己的認知中，是除她之外的女性。

她看著白雪觸及對方的指尖便化作水滴，還飄起緩緩熱氣，目光有些奇特地看著面前的現象。隨後注意到對方的動作，她從包包裡拿出自己的乾淨手帕遞給龍族。

「秋天。冬天是第二個喜歡的。」聽聞對方的疑問，如此回答：「就像沒有經歷冬天的寒冷，不會知道春天的溫暖，也不知道夏天的炎熱還有秋天的涼意。」她握起對方的手，重新感受那股熱度：「就像我感受到你的體溫一樣。夏天的時候會感到熱，冬天會感到溫暖，孩子們說不定冬天都繞著你轉，尋求你的溫暖。」她鬆開手，邁步走向前方的食品店，前方能見武器店的招牌，似乎還看不見購物的終點。

他婉拒了手帕。除了他自己還有第二條手帕之外，這點水珠很快就會風乾。

希爾弗斯特很喜歡突然牽別龍的手，他想或許那和她怕寂寞這件事有關。

秋天。他在心裡稍微數了一下，春夏秋冬、第三個季節、漸漸變冷、有著楓葉的涼爽季節，「妳不喜歡溫暖的季節，為什麼？」他根據對方喜好的第一二名擅自做出結論。

「我討厭孩子……但我沒感受過冬天，不會說『那冬天還是消失比較好』。」他討厭那些不懂禮數又吵鬧的小東西，他們會一直扯他頭髮或要他現出真身。

「噢……」希爾弗斯特收起手帕，聽聞話語也沒有接著道出孩子的美好，她無意干涉他人喜好，就算有意，不知道討厭的地方也處理不來。

但對方剛剛說了「照顧小小龍的美好體驗」或許人類與龍族對各自種族的幼體認知有別，又或者埃不喜歡孩子的理由與大多數的人類的理由相同。

「我不討厭夏天，那是孩子們有活力的季節。至於春天……由冬天轉至春天時，我的弟妹容易感冒。」太陽炙熱，孩子們卻不因炎熱退縮，反倒閃閃發光，可能會中暑是她少數擔心的點，每每回去則叮囑全家都要喝下足量的水。

她步至武器舖前，停下腳步轉過身，抬頭凝望對方鈷尖晶石的眼：「如果體會過了，還是不喜歡甚至討厭……埃，你就會希望它消失嗎？怎麼做？」她詢問，在門口架滿許多鋒利武器的武器店前。

主人說他小時可愛，於是他想小小龍必定可愛，而小小人多半可憎，那是他見識過的。他隨人在武器舖前停下腳步，眼角餘光裡有刀尖冷光亮晃晃地。對方的新問題使他很意外，他歪頭想了一下。

「不要理就好了，為什麼隨便要人家消失？不可以像獵龍士那樣吧？」或是，希爾弗斯特的內心也有仇恨與憤怒。

「妳跟艾西一樣在仇恨某隻龍嗎？」他問，他路上遇到的每個人幾乎都知道艾西，所以他想希爾弗斯特可能也會知道。

「艾西…？」她偏頭思考，希爾弗斯特的旅程中的確有遇見一位名叫艾西的女性，還向她求教……不過或許只是同樣人名或小名的人吧。沒有連結到認識的人，於是她回答道：「我沒有仇恨誰，也同意你的看法。」她肯定地點點頭，斷言道。要是仇恨龍，或許不會和現在的兩位旅伴一同旅行，也不會與埃在這裡悠閒地逛街吧……而真要說自己會仇恨的對象，目前只有可能是自己。力有未逮、無能為力的自己。

她反問：「那為什麼剛剛說『不會說那冬天消失比較好。』那是一種反面舉例嗎？表明你不是那種人…？」她露出有些困惑的神情，朝龍族向前踏了一步，想看清那鈷藍的目，即便這代表她的頭得再抬高一些。

他不確定這時候為什麼又跑出「冬天」，對他而言所有問題都是分開的。

而他記得有人會這樣開玩笑，刻意說出誇張偏離現實的話語，來顯得自己很偏激搞怪，用以逗得人發笑。

「我討厭孩子，若有冬天，那些孩子要繞著我轉，我會不高興。但我不會說『冬天還是消失比較好』，首先我沒有經歷過冬天，沒有仔細認識過冬天，冬天似乎有壞處，但我想冬天總還會有其他好處，這即使不用感受過冬天也能想像。而我也知道並不是所有孩子都討龍厭，我或許會遇到不討龍厭的孩子或根本不敢靠近我的孩子。而事實上，冬天並不會回來，更不會再消失，所以妳當我在開無聊的玩笑就好了。」而他「開玩笑」的技能似乎還有待加強。

「有些人腦袋非黑即白，討厭一項事物，就要拒絕其所有，仇恨一隻龍會拒絕所有龍。我的確不是那種龍，但有些人是，一切都是一種可能性。」希爾弗斯特似乎不認識艾西，他想那也是一種可能性。

他垂眼細凝那淺紫眼眸，好奇對方為了看見自己會將頭抬得多高。他沒有要因此為人變動自身高度，既未俯身也無蹲下。

悄悄踮起腳尖一些，頭在不至失禮的狀況下已仰至極限，龍族說出的話與使她嘴巴微張。相處的時間或許不夠長，可從他認真的說明聽來，這龍對事物的看法已了然於心，哪怕她沒有完全看清那鈷藍的眼睛。剩餘的部分留待未來相處時了解，在建築關係上是理所當然之事。

「嗯，你不是。」希爾弗斯特的神情放鬆，丁香色的眼睛微彎，語氣一如往常，肯定著龍族的話語。

「我買個銀塊，稍等。」她轉往店鋪內走去，向店主購買了小小一塊銀塊。

老闆看著店鋪前兩個男生兩看相不厭，若在龍熱前早已掃兩人出門不要妨礙生意，可最近生意清淡，會來蒞臨的朝聖者人潮根本不到預計的一半，近來也沒有委託光顧，甚至跟隔壁的書店借起了書籍來看，看著現在店面前兩個男生的往來也成了他消磨時間的一環。個頭較小的男孩最終走入自己面前，開口說要購買一塊小銀塊。

店主拿起一排當初為朝聖者們準備的材料展示，男孩卻指著遠處小塊的邊角料。

好吧。店主心想，這樣的邊角料還能賣出也算不錯了。他向男孩報價，收下錢幣，並將那塊包好的銀色小塊交付給對方。

「久等了，我順道向店主打聽了一下蠟線的材料店跟專門做飾品的工匠在哪裡。」她抬手指著方向，準備邁步前進。

希爾弗斯特微張嘴，看起來很呆。在他想伸指戳那呆愣的臉之前，對方便輕巧轉身走進店裡，他便乖乖等著。

街邊有小孩追逐笑鬧，一個沒長眼的小孩迎面撞上龍族，只見孩子彷彿撞到一堵石牆般回彈，重重摔地，連肩頭的結晶都摔得四裂。

「哇啊！」小孩嚎哭，因疼痛與流淌的鼻血驚惶流淚。

「是你撞到我。」龍族蹲下身，「跟我道歉。」惹事的小孩仍哭著，沒有說話，一旁同伴滿臉畏懼，看出眼前並不是人類，一把扶起哭鬧男孩，怯怯道歉便連忙跑開。

「沒關係，我原諒你。」龍族朝遠去的小小身影遲來補上一句，此時希爾弗斯特帶著小小銀塊回歸。

「……那個小小的銀塊要用在哪裡？」他問，一時想像不到可置放的位置。

「這個嗎？」布料因她揭開確認而綻放銀色的光芒，本來想晚些再做處理的，不過擇日不如撞日，既然龍族提起了，她就這麼打算送出了。她手指劃了個圈令銀塊浮起，並加以其他術式將原先不工整的銀塊化為小巧的銀珠，希爾弗斯特繼續將銀珠浮空，並以觸覺確認沒有任何稜角，隨後她拿出包包內的石材，以陣式塑形、雕琢，一如畫中美神所立於的白色貝殼隨之現形，她將上下切割開來，使它們就算分離依然能夠契合，細琢個別的內部，最後將銀珠落於其中，闔上。

「埃，這個給你。」她以原先的布墊著造物，雙手遞出白色的貝殼。

「我有預留母貝的空間，應該要用絲巾或手帕將銀色的珍珠放在上面，不過我不知道你喜歡什麼顏色。」對選色自認沒有那麼有品味。

「……是說，剛剛是不是有小孩的聲音？」因為有先前確認過的埃在，她才沒像以往那般購物到一半聽到哭聲急忙衝出來。就算沒有看到現場，[也相信埃](#)能處理得很好，所以幾乎只是單純的提問。

收到禮物要道謝，所以他開口，「謝謝……為什麼會想送我這個呢？」而比起貝殼，他更好奇那操弄煉金術的神奇手法。

像是某些龍的龍族天賦一樣厲害。

「我也學得會煉金術嗎？」他問，鈷藍眼眸低垂，伸指撥弄珍珠白殼瓣。

「剛剛有小孩撞到我，我請他道歉，然後他們就哭著跑掉了。」關於小孩的事情，他直白地簡述，並不覺得自己有做錯什麼。

「感覺你很喜歡銀色。」希爾弗斯特簡單答道，她的頭髮很少被拿來當作特徵稱呼。回覆完後卻又躊躇好一陣子才說出更大的原因：「我感覺你很像……珍珠？雖然珍珠是經由貝類的療傷產生的產物。在文化意象上……嗯……感覺是一體的，懷有貴重與純真的珍珠之心……被貝殼悉心保護著。」

「試試看才會知道，也是你剛剛說的一種可能性？」她看著龍族垂下眼簾，一面想著自己有交流過的龍實在不超出一雙手的範圍，對於龍能不能修習煉金術這點抱持著好奇，尤利西斯的伴侶都學會那麼多了，雖然各行各業皆考驗天賦與努力，擁有同樣智力的煉金術，就算不到精通應該也能上手幾分基礎才是。

「你跟他應該沒有受傷吧？」她關心地问道，「通常還能跑跳的小孩撞到大人應該不會有大礙……等一下，你剛剛說『他們』？」對著埃的話語發楞，[不好的預感](#)隨之襲來。

「四足龍的生成原因未明。所以要說我們是大地療傷產生的產物，我想也是一種可能性。」他擅自解讀對方的餽贈。

「貴重？或許吧，但我不是小孩，我不純真。」他記得那個形容通常用於幼崽，「……貝殼是我的鱗片嗎？」在意著一切比喻，他執拗追問著。

「我沒有，孩子鼻子流血，肩膀有石頭碎掉……他們有三個人——那我要怎麼試試看煉金術？」小孩冒犯他，小孩道歉，他接受道歉，他想這件事情照道理來說結束了。注意力大多放在「學習煉金術」的可能性上。

聽見埃說自己不純真，她疑惑地挑眉，顯然是對回答感到一頭霧水。隨後又聽聞與剛才可能性衝突的比喻，她淡淡對問題回道：「是。貝殼是你的鱗片，也是你。」

「是肩膀上的石頭還是結晶化的肩膀……？不管怎麼說等會遇到的話得替他包紮一下才行……」她喃喃自語，盤算著接下來對各種突發狀況的應對，卻在埃提出疑問的時候感到十分傻眼，幾乎呆愣在原地，嘴巴不知是困惑還是欲言又止地微開。

希爾弗斯特在內心默默嘆了口氣，好吧，她就在這裡見招拆招。

「從你的手繭看來，你似乎更習慣以人身化形持著武器戰鬥……埃，你對魔力有概念嗎？有沒有使用過的經驗？」無法用外觀判別對魔力的熟習與否，她便直白地詢問對方。

「肩膀上額外長出來的，摔倒就撞碎了……還會遇到嗎？這件事不是結束了？」他偏頭望著人一臉欲言又止，思考教龍煉金術是不是很難的事。

魔力。

「……我想應該沒有。」他回答，接著想起什麼，補上一句，「有些龍會噴火、冰炎、水柱……那是魔力構成的嗎？」不太會當龍的龍如是問著。

「對你或許是，但對其他人來說未必……也是你說的一種可能性。城鎮也就那麼大，可能會再遇到吧。」尤其現在還站在武器店前……

「如果你說化形時會上述這些，我會說是。大部分的龍體應該會因為能力與棲息環境有相應的器官。像是會噴火的龍，在龍型態或許有相應的器官保護，如果是一般動物，會在噴發之前就把臟器給燒壞了。」埃的體溫比希爾弗斯特接觸的任何一隻龍都還高，讓她認為對方應該是親近火焰屬性的龍。她有些好奇對方的真身樣貌，又是如何展現身為龍的天賦與生物的優美。

是呢，可能性。

他認為結束了，但或許並沒有結束。還能有什麼呢？有點超出他的想像——或許孩子會正式再來道歉一次，因為剛剛是他的同伴代勞致歉的，那樣或許在程序上是有瑕疵的。

他點點頭，「那好吧，我有使用過魔力。」無意識地、如呼吸般使用。

「煉金術就是魔法嗎？」主人身邊也曾有一些煉金術士，但他們使用的煉金術沒有這麼像魔法華麗。他無從詢問其中差異為何，那些人也一個個化作粉塵、在龍襲中喪生。

「不？也有完全未運用魔法的煉金術。不過現今絕大多數的煉金術的確包含著魔力的運用，煉金術的算式是一種手段，就像攀爬上樹，空手攀爬與使用繩梯耗費的體力完全不同。」希爾弗斯特舉例，一面思考面前的龍會不會理解，畢竟對有翅膀的龍來說，飛上樹梢就跟走路一樣。

「埃過去是怎麼使用魔力的呢？聽來你過去對自己使用魔力一事並不知情，無意識地使用……你能回憶起當時的感覺嗎？對瑪那流動的感受力雖非必要，但有了會很方便，生存率也會大幅提升。」從種種情報推測，對方或許在充滿人類的環境下成長，但她尚不確定是環境使他從未一展天賦且未曾觸發龍族原始的感受性，抑或是埃與魔力的相處並非其他龍種那般顯現在對他物與存在上，也許是一種對自身治癒的加速……？以常識思考，換作是任何其他的龍被小朋友衝撞好像都不會被撞傷……真想更了解一些。

「我很想現在請你施展給我看，不過街道畢竟人多嘴雜，我會擔心有人會因此認為你是有害的。」擔心會因為一連串的誤會而產生驅逐的念頭，即便埃一點錯也沒有。

「……這部分的天賦，能請你之後在人煙稀少的地方施展給我看嗎？」至少這邊還有武器店的老闆看著呢。

在店內的老闆望著店鋪前一大一小的人影，說什麼都在自己的店面前停留太久了吧，而且剛來購買邊角料的小孩子怎麼一出店鋪就做成禮品送給對方？是很重要的旅伴嗎？所謂現實遠比幻想更荒唐就是這樣的吧，他跟書店借幾本書打發時間時，都沒在裡面看過這麼荒唐的送禮情節！

「因為知道自己可以，所以只要想要就能辦到……」無論是化形成人類或使用龍族天賦都是。龍族一臉若有所思，伸指輕敲臉側，鈷藍眼眸咕溜溜轉動。

關於天賦的部分，他搖搖頭，「妳若不喜歡痛苦就不該這樣要求。」

「所以希爾弗斯特能感受到瑪那流動……煉金術算是人類的人族天賦嗎？」他對於爬樹的比喻沒有意見，他多半以人形活動，腦袋中沒出現飛上樹梢的聰明選項。

武器店老闆的困惑觸及他，龍族迅速朝店內一瞥，伸指點點希爾弗斯特肩頭，示意對方繼續向前走。

看見埃搖頭，疑惑從她的眼神中浮現，不知道是今天的第幾次。

「除了被選上的人之外，以人類肉軀要施展大型的魔法是太困難了一點，與其說是天賦，我覺得那是一種克服先天不足的方式。」龍族指腹輕觸自身的肩膀，她的衣服沒有因對方的尖爪破損，或許是又藉此重新體會一次對方的溫柔，邁步走往材料鋪的方向時，開口向對方提問：「你的天賦是造成人類痛苦嗎？」聲音滿是向著埃的擔憂。

「……被選上的人是什麼條件的人呢？希爾弗斯特是嗎？」他對魔法所知甚少，態度謙和發問。

而人類先天不足這點，他很同意，人類很脆弱、生命如一瞬爆裂的溫石炸彈，火光綻放，伴隨煙霧消散。

而關於天賦的問題，他想了想，「算是有好有壞，但大家不都是這樣的嗎？」他明白那話語隱含的情緒，但不明白為何擔憂。

「我想我應該不是。用選上這個用詞可能讓你誤會了，那不是後天被遴選賜予的，是與生俱來的天賦。有些人出生就特別受瑪那的喜愛與眷顧，就是所謂的瑪那親和力……」自己對魔力的運用也是去上學才學會的，而這都要歸功於老師教得好。希爾弗斯特曾聽聞有些擁有巨大潛力的人未必一出生就被喚醒，但她想那應該不會是自己。

她瞄向身側走著的埃思考時的眼神，少女聽聞龍族的回答著實在內心鬆了一口氣，然而念及方才對方的警告，仍舊開了探究的口：「那你為什麼說我不喜歡痛苦就不該這樣要求？」

不一會兒一人一龍就抵達了目的地，絲帶按照顏色順序排列，店內滿櫃的珠子與裝飾，各式絲線成捆排列，即便陳列整齊劃一，還是令她感到眼花撩亂。

「……那魔力有分屬性嗎？希爾弗斯特使用哪種元素魔力比較順手？」對人類的認知又多了一些，那令他很新奇，他以為自己已經知道很多關於人類的事了，但那僅是以跟同族相比之下的錯覺。

「因為我現在沒辦法使用對人類好的部分，而我想妳不會想被我施展對人類壞的部分。」他理所當然回答，儘管對魔力掌控不熟悉，仍能隱約知道現在不是可以施展好東西的時機。

龍族踏進店裡，這回沒有站在店外等。他駐足欣賞種類繁多的各色彩帶絲線，意外在這末日般的世界裡還有店家這樣努力營業。

「瑪那沒有，但魔法與魔力的確有屬性之分，其中最大的分別就是有屬與無屬。有屬的部分一般分為火、水、土、氣。我沒有做過魔力與元素親和力的測驗……不過我在旅程中大部分利用煉金術操縱的屬性是土。」在漫天沙塵下，能夠利用環境是一大優勢，也是不可避免的弱勢。

「我對無屬性魔法很有興趣，不過我不曉得應該找誰求教……」能夠用純粹的魔力進行攻擊與防禦帶來的安心感實在太強，即使她未曾親眼見過也心生嚮往。

「你呢，埃？」她猜想若不是無屬性就是火屬性，這能夠解釋對方遠高於其他同族的溫度——又熱又溫暖，少女是個怕冷的人，為了避免受寒感冒，每逢冬天總是做足準備。

儘管品項繁多，她還是順利找到了蠟線所在的區域，一邊煩惱要以哪些顏色編織皮繩，一邊回覆道：「如果你能控制力度的話……我想我或許可以接下來……」語畢，卻馬上想起人類與龍族在承受力以及力量推估的差異，她旋即補上：「如果不是能防禦的，或是拿捏力道、個人實力情報的考量，那就不勉強。我能理解你的擔憂。」她隨手拿著幾捆蠟線思考

顏色搭配，唯一值得慶幸的是線捆全放在她構得到的地方，無需額外花費力氣或麻煩他人幫忙拿取。

「瑪那跟魔力是不一樣的嗎？氣跟風是一樣的嗎？」他搞不清楚，掃過架上整排商品，拿起其中一樣。

浸過蠟的深色繩線額外裹上一層閃亮細粉，宛若夜空中的銀河星帶。他面無表情看了看，又將那捆蠟繩放回架上。

「我會將那份痛苦保留給惡人。」龍族輕聲說，「不是留給妳這種能好好對話的人類的。」

「我不太清楚屬性。」畢竟他連自己曾使用過魔力這件事都不清楚，「無屬性為什麼很好呢？」

他很難想像無屬性為什麼顯得特別，比起元素類，那聽起來很無聊，「現在要去哪裡做魔力與元素親和力的測驗呢？」

「瑪那是形成魔力的源頭，可以看作目前發現的最小單位。而大氣流動形成風……」她拿起白色的蠟線，覺得作為基底是個保守又安全的選擇，可是要用什麼顏色跟它搭配？思及至此，她決定放回架上。

選定一個顏色能夠限縮其他選擇很好，不過或許要從中意的顏色來挑。

「生命體帶有的魔力若有屬，對該屬性的相關魔法學習較為快速，對相剋屬性的魔法修習較為吃力。無屬性魔法的好處就是因為它不帶元素屬性，不會因為相剋減弱威力。樸實且踏實。」希爾弗斯特有序地回覆問題，指尖隔空點著各個色彩線捆，其中一個紅色的蠟線吸引了她的目光，她輕輕將其拾取。

「嗯……龍熱前的話或許還有辦法，龍熱後實在沒辦法確認協助測驗的人員與儀器是否都還好……也不曉得對龍行不行得通……你好奇自己的屬性嗎？」她將線捆舉起，像在光下觀看寶石各個角度的樣子。直到將問題投向龍族，她才轉過頭以那雙丁香色的眼朝他望去。

「這樣的啊，知道了，謝謝妳告訴我。」獲得不少關於魔法的知識，或許又離人類更近了一些。

「是蠻好奇的……但我想，我可能是無屬性吧。」畢竟他不會噴火也不會操弄水流，飛行時他能感受風，但並無法在那之外駕馭氣流，而砂石土壤就只是腳底下的東西，他未能讓它們形塑成丘壑土牆。

「棕色的怎麼樣呢？」他問，拿起一旁大地色系的平實棕線，那既有土石溫潤，又帶點大地之母的療癒感。

聽聞龍族的道謝，她點點頭，輕輕笑了笑。

「棕色嗎？確實是皮繩常見的顏色……」拿起手上的紅色蠟線靠了過去，總覺得兩者放在一起的顏色好像不怎麼和諧……

「棕色比較好……還好是跟你一起來。」希爾弗斯特將紅線放回原位，要是只有自己的話可能就在這間店逛了老半天仍然做不出選擇。那棕色給她平靜的感覺，低調不顯眼卻真切存在，就像無屬性魔力一樣。

「這樣啊……或許之後會見到不需儀器就能辨明你魔力屬性的存在，如果你知道自己是什麼屬性了，請[務必告訴我](#)。」眼神充滿好奇的小小閃光，趁著話題帶到此，她一併開口補上：「還有對人類好的天賦，我等你自由施展後的分享。」嗓音放輕，語意沒有強迫與殷切，對面前龍族的興趣像夏日的小溪，如水面波光粼粼。

有這樣的存在嗎？或許還該問他們還會見面嗎？不過那都是可能性。於是他點點頭應允。

「找到了！躲在這裡！」店外傳來氣呼呼的喊聲，只見方才摔倒的孩子們領了人回來，似乎想找龍討公道。氣勢洶洶的兩名男子怒目，摔倒孩子早止了血，仗著有大人替自己撐腰露出洋洋得意的表情。

「滾出來！惡龍！不然我們就找獵龍士們過來處理你！」其中一名壯漢高喊，等著「惹事」的惡龍出來理論。

銀灰長髮的龍族充耳未聞，完全不覺得是在喊自己，逕自問著：「……接下來要找會編織蠟繩的人嗎？」噢，那些怒氣，他覺得皮膚癢癢的。

「不用，我會編。」她將結帳後的蠟線放於對方的手上，說道：「幫我保管一下，在這邊等我。」落下話語便往店外行去。

「請問有什麼事嗎？影響到這裡跟周邊的店家營業了。」她語氣淡漠，神色毫無畏懼，眼神瞥向一旁的孩子，應該就是剛才撞到埃的孩子吧？

「有哪裡不舒服嗎？」對著小孩詢問，語氣跟眼神跟方才相比帶了幾分柔和，希爾弗斯特向小孩遞出自己的手帕，希望他擦擦身上的血痕與因摔倒產生的髒污。

龍族拿著蠟繩，一臉不解望著對方走至店外。鈷藍視線掃過小孩面容時也理解了，他沒有聽話，也朝外走去。

他怎麼會是惡龍？那很奇怪。

「營業？只顧著賺錢嗎！小孩這邊都流血了，難道不用賠罪的嗎？」壯漢扯著孩子過來，給少女看看孩子肩頭碎裂至根部的結晶，迸裂結晶使連接處微微撕裂，周遭有著乾涸的腥紅。

此時龍族走到希爾弗斯特附近，一同靜看那孩子傷勢。小孩接下手帕，不知道要擦哪裡，無論鼻子還是肩頭都不再淌血，於是他裝模作樣擦擦沒有淚水的臉。

「……可是是他自己撞上來的。」龍族過於冷靜的話語聽起來很沒有人性。

「將你的武器放在地板上！惡龍！不然我要叫整團獵龍士來對付你！」壯漢嚷嚷著，視線從對方臉上挪至腰際長劍。

「先生，我說的是情緒。驚擾到附近店家就容易讓周遭的人害怕，而我想您知道一旦有區域仇恨的情緒過於濃厚會產生什麼後果。」她的聲音沉著冷靜，人們會被煽動、變得衝動、追撞推擠與相互大打出手，這些都能會誘發某種暴力的衝動，不論對何種存在來說。

「要是真那麼發生，那您原先想捍衛的小孩可就顧不得了。」看了看埃的手，最後還是決定從包包掏出一根裁縫針往自己的小拇指戳下。

傷口有淺淺深度，紅色的河水漸漸湧出。

她旋開蓋子舀起一抹藥膏塗抹。

「你看，不痛了。」她將逐漸癒合的手指及藥膏遞到小孩跟前，親身做了示範。

「你不回店裡嗎，我明明請你在裡頭等我。」少女平淡說道，往前一步確保自己的位置保持在埃的前面。

小孩好奇，以髒兮兮指頭挖取一大坨藥膏，朝自己的肩頭糊上。

「什麼濃厚仇恨什麼後果——妳現在是在威脅說要傷害孩子嗎？妳才不要嚇小孩勒！」壯漢示意擦好藥的孩子退開，一面氣呼呼繼續叫囂。

龍族靜靜聽，他想自己並沒有聽從的必要。

既然事情因他而起，他沒有理由退縮回店裡，將事情丟給希爾弗斯特。他也不知道為什麼對方要站在自己面前，他並不需要保護，讓嬌小脆弱的人類擋在前面並不合理。

龍族向前，將少女護在身後。一面慢條斯理解下劍鞘，放至地面，展現無意傷人的意圖。

「請向她道謝，並修正你的用詞、停止大呼小叫，當個理性冷靜的人類。」龍族雙手抱胸，「要怎樣你才會滿意？」

壯漢不懷好意打量著，伸手探向龍族臉側，一路撫至脖頸鱗片，「你跟我回去跟孩子的家長道歉，我就不跟你們計較！」

儘管希爾弗斯特很想阻止這件事，顯然兩個男人見已經沒有她能介入的空間。望著壯漢撫摸埃的神情，不適與敵意翻湧而上。她不確定埃為何沒有反應，或許是配合。壯漢但不經當事人同意就做親暱接觸，連埃要求的一半都沒達到。

她嘆口氣，或許現在不是繼續刺激對方的時候。

趁著壯漢注意力還在埃身上的時候，以煉金術將置於地板的劍縮小，收進包包內。隨後少女回到龍族的身側，牽起對方的手，說道：「我也一起去，請你跟孩子帶路吧。」壯漢的心思根本不在應該照護的孩子身上，令她很是憤怒。

「他跟我去就好，小妹妹你就待著等他回來吧！」壯漢敷衍擺擺手。

男人觸及他，於是龍族得以模糊理解隱藏於對方心底的真實想望。不若憤怒強烈刺膚，不若悲傷悶悶籠罩，但他仍從那份微弱波動辨認出是什麼。

情慾。

於他而言無比陌生的領域。作為無須繁衍的物種誕生，他並不明白人類交媾的需求。

一旁希爾弗斯特燒灼般怒意刺著肌膚，他不確定為什麼對方這麼不高興。龍族長長嘆息，對壯漢開口：「停止這場鬧劇吧。」

「這是我的台詞吧！你這個惡龍撞到小孩、害小孩流血受傷！還死不認錯！你以為我愛找你麻煩啊！跟我回去賠罪，就能解決了！」男子得寸進尺嚷嚷著。

「首先，你們用了她的藥膏，還是沒有向她道謝、接著你也沒有針對你的用詞進行修正。再來，你顯然並不具備理性冷靜思考的腦袋，持續進行不當言詞的侮辱。最後，我無法回應你慾望我這件事，因此我不會和你回去。綜合以上所述，為了維護我與同行者的名譽與自由，我要申請與你進行鬥劍決鬥。」龍族聲音冷漠，霜雪般冷冽。

「誰、誰要跟你決鬥啊！你等著被獵龍士拔光鱗片做成肥料吧！」壯漢怯戰，叫囂著拋下話便領著其他人退開。

……他搞砸了嗎？明明一切應當照著正常程序與邏輯進行。要當人類或許還有很多要學的。他想。

「終於結束了……」她的怒意逐漸平息，卻突然轉為遺憾。原先想著在道歉結束後，想再拜訪男孩的家長，詢問男孩與壯漢的關係並多加叮囑警告，沒有好好照護身邊的孩子是事實，然而這個年紀的孩子對性知識懵懵懂懂也令她感到擔憂，他們不知道身體的界線，有許多孩子在意會到不舒服前就被侵犯，留下了一生的陰影……就算今天對方的目標是成年人，但那種事情誰說得準呢？那名壯漢可對來求助的孩子一點責任心也沒有。

她從包裡拿出那把縮小的劍，一手拉起對方的手心朝上，一手將劍放於掌心中，隨後雙手握起原先牽住的手，抬頭問道：「埃……你還好嗎？會不會很不舒服？」眼中映出的神采盡是擔憂，以及些許的不安。

「……對不起。」沒有任何根據，僅是直覺地認為對方突然改變態度的原因是因為自己的反應，要是自己再成熟一點就好了。甚至連壯漢那露骨的騷擾也阻止、保護不了。

多愁善感地，像是傳聞中的春季天氣變化多端。

他調整皮製劍鞘，慢條斯理將劍掛回腰間。

「謝謝妳保管我的劍。還有，無須道歉，事情不是結束了嗎？」沒有帶著不明慾望的壯漢與無禮孩童，世界無比祥和，他不知道為什麼要不舒服。

他伸手拍拍那窄小肩頭，感知到對方擔憂，但不明白緣由。

「……你們真的會用龍堆肥嗎？」龍族挑眉，在意著那句落荒而逃拋下的威脅。

在無須農耕的現在，用龍做肥料是會用在哪裡呢？又或許在煉金術的運作下，還有哪裡正悄悄發展出種植植物的技術。那很有趣，他會想看看。

「嗯……不過要是像剛才那種事再發生，或那種奇怪的人再接近你可要告訴我，好嗎？埃。」一下、兩下，不知為何，隨著龍族的輕拍，煩心的思緒就少了近乎一半，這是某種「煩惱煩惱飛」嗎？

像是將剩餘的擔心傾訴而出，少女的聲音聽起來有幾分殷切。

接著她聽到來自龍族的提問，面露些許困惑：「我沒有聽說過，鱗片比起堆肥應該有更好的地方發揮它的價值。但以龍產生的排遺物確實符合有機肥料其中的糞肥……不過除去其他待觀察的因素，要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應該是人龍共生的環境吧……可龍因為能夠化形，大部分潛伏於人類生活中的龍地位——尤其是智力幾乎與人類相等，要像牛、羊等家畜一樣的模式，總覺得兩者的意識形態還需要多多磨合……」思緒埋沒在龍族提出的可能性中，直到推論告一段落才回過神來詢問：「怎麼問這個？」

「不好，那是我該處理的事，希爾弗斯特，妳不是誰的盾牌。」語調平靜，無悲無喜。

明白這些所作所為是想要照顧自己，但他想少女不應該這樣不顧自身安危隨便擋在自己面前。他才剛認識希爾弗斯特，並不是她該付出性命拚搏的重要對象。

過度的照顧是一種剝奪。他不確定希爾弗斯特懂不懂，但他很確定希爾弗斯特並沒有照顧好她自己。

「……如果哪天龍族獵捕人類，並告訴妳他們用人類做肥料，妳應該會好奇一樣的問題？好奇是不是龍族的煉金術已發展到可讓植物新生的階段？」至於鱗片？他是看過作裝甲，或是磨成細末用於磨砂或加固的用途。他同意鱗片有更好的去處。

他開始懷疑那個落荒而逃的人類在唬他們，「我覺得他騙人。」

聽見龍族的拒絕，她的眼睛微微睜大，難以言喻的心情湧上，尚不明白這股酸楚為何，心卻往下一沉。

希爾弗斯特接著聽聞埃的假設，前提情境不難想像，無論人類獵捕龍也好，龍獵捕人類也好，都是在世界各處正在上演的事實。若是獵捕者直面威脅，她或許會有些害怕，畢竟她並不想知道那些獵捕者打算如何處理自己，是生吞活剝？還是如扭開瓶罐一般將自己的頭顱扭轉下來，開腸破肚取用自己的器官？

又或者這個前提就是錯的？她應該調換立場，將自己假設為擁有強大力量的新生？

不論是哪個前提，或許答案都一樣。

「我想我會好奇。而那個人……或許在騙人吧，如果是真的，早就是學術上的重大發現。」她迅速整理好自己的情緒，不給自己繼續釐清的時間。

她朝龍族伸出手，緩緩開口：「埃，剛剛請你保管的蠟線給我吧。」一面思考是否要找個地方停留做編織，抑或邊走邊編。

龍族將蠟線靜靜放至少女掌心。

不知少女腦袋有怎樣的奇思妙想蓬勃爆發，他只察覺在一瞬間，對方的情緒變得有些空無。

「嗯，那我想或許不用將他會帶獵龍士回來這件事放在心上。」既然信用破產，那些話語便無參考必要。

「妳接下來還要去哪？」既然材料買好了，似乎沒有更多事要做了，他不知道希爾弗斯特會回去據點休息還是要多採買什麼。

「我在想應該找個地方編織皮繩，或者就這麼在路上編織，編好直接交付給飾品加工的工匠，隔天再來取。然後……或許會在沿路上採集，最後回去原先的旅社，在附近的小鎮而已。」她看著手心中的棕色蠟線，不像以往抬頭與對方對視。

『不是盾牌……也不是劍……那是什麼？』儘管只有第一句話為龍族所說，她仍以自身經驗客觀給予評斷，反思有如晨露，在平靜中輕巧落下，打起一瞬難以察覺的漣漪。

「就算不是他……」希爾弗斯特驟然閉上了嘴，她不明白自己為何會突然停下，比起說不出話，更像發不出聲音。

而少女清楚自己的發聲器官並沒有因為龍熱而失去功能，沒有任何結晶與鱗片生長在那附近。

她劃起圈將整捆蠟線飄浮於空中，並以精細的手法開始編織手上的皮繩，同時往工匠的店鋪邁出步伐。

銀色頭髮的少女對自身的狀況毫無頭緒，卻不打算因為自身的其他原因佔用對方太多時間。

不想讓人察覺，更不打算讓人對此關心，將思緒專注在面前的事上。

對方並未說清楚下一步要何去何從，逕自邁出步伐。龍族遲了一拍才跟著挪動腳步，落在少女身後望著對方背影向前。

「……請停下來。」他說。

溫暖雙手輕按對方雙肩焂著，「請妳好好把話說完。」他語氣平靜要求著。

聽聞對方的要求，她緩緩轉過身，手上的皮繩近乎完成。龍族掌心的熱度傳來，就算穿著外套也能清楚感覺到肩頭的溫暖。她抬頭望向那抹鈷藍，嘴巴欲言又止地微張。過了一會才緩緩開口，讓梗在喉頭的話有了出口：「就算不是他帶來……獵龍士的存在還是小心為好，因為並非所有的獵龍士僅僅捕獵惡龍……」她低下頭，聲音逐漸變得小聲。

「……為什麼要我說完？」她沒有抬頭，靜靜拋出了疑問。

冷靜的理智使她在提出問題時更為困惑，埃不會對她的話表示多餘與不耐，更不會忽視她說要當作沒聽過的話語，反倒一一回覆。

之所以演變成這個局面全是自己的不成熟，這讓她感到羞愧，依著難以理解的情緒而做出的舉動更是讓她不解。

思考的過程中，眼神靜靜覆上迷茫。

龍族很納悶。那些關於對獵龍士行為的提醒，聽起來一切正常，沒有什麼不好論及的部分。但他同意，於是他點點頭。

獵龍士還會殺好人呢。

「嗯，我知道要小心獵龍士，謝謝妳的提醒。」基於禮貌，他這般回應。

「那為什麼話要不說完呢……我認為，吊龍胃口不太算是個值得讚許的行為。雖然那是個人的自由，我應當尊重妳，也無權約束妳，所以我很感謝妳願意把話說完。」龍族語調依然平靜，毫無情緒。

對方眼神有些迷惘，他伸手在那雙紫色面前揮了揮。

她輕輕壓下面前的尖爪，以行動作為回應，神情卻依然疑惑。

少女於內心暗暗嘆息，緩緩開口：「我也不知道……不，或許是覺得你會拒絕我。截至目前為止，你明明沒有嫌棄過我的話。不嫌我嘮叨、雞婆，說出口的話即便打算收回，你也像不感冒犯似地耐心回覆我——而我想往後或許也會如此。」

別開了與龍族對視的視線，透過話語爬梳自己的問題，卻感覺有情緒在暗自翻湧：「但要是我不說出口，也無法確定你實際上聽到的感受……」隨著啊一聲醒悟的單音，方才還未究明的原因不須旁人多語，便了然於心。

「我是怕你冷漠地回覆我的關心。這明明不是我能控制與限制的。」被自己的理智層層揭開的軟弱之處，就這麼曝在銀白月光灑落的鈷藍色彩窗下。

躲藏的想法瞬間占滿內心，但她仍舊努力站穩身軀、調節情緒，假裝無事發生。

「拒絕」應當是很正常的人類行為，他會拒絕自己不想要的事，艾西也會因為不喜歡龍拒絕他。那很正常，但的確會讓人產生情緒，因為付出善意卻換回惡言惡語的確是會讓人沮喪，並不想再度付出善意的。

但自己似乎沒有特別「熱情」或「冷漠」去與他人應對，他不知道為什麼希爾弗斯特會擔心這件事……噢，是因為他對那個壯漢很壞，所以少女懼怕他嗎？

「因為我對那個男人很冷漠，所以妳擔心我也這樣對待妳嗎？」他決定實際問出口，不讓想法在腦袋空轉。

「……妳的友善親切我感受得到，一切盡是『種瓜得瓜』的事，希爾弗斯特。妳沒有對我展現敵意、慾望或厭惡，我便不該如此回報妳。而妳的關心與善意並不會因為他人或龍不屑一顧而貶值……沙漠中渴死的人咒罵太陽，太陽不會因此變得冰寒，依然是壯大的天

空之心，為世界帶來生機。」彷彿一面銀白鏡子，那無機質的蔚藍豎瞳如實反射所有好惡。

龍族的解釋帶來了幾分安撫，正當她準備鼓起勇氣開口坦白時，對方的比喻卻讓她在原地呆愣。那描述的對象是自己嗎……？真是一條詩情畫意的龍……若是對方有實際的作品，那她可是很想好好拜讀一番……

希爾弗斯特搖了搖頭甩開多餘的思緒，重新專注在對方的問題上。不一會兒她就下定決心說道：「不是。只是不論在手藝材料店時，還是剛才我請你遇上同樣的事要通知我的時候……你說那是你該處理的事情，但我覺得不必一個人承擔那些……」

她在理智的壓制下艱難地開口，隨著時間與不曾主動說出的感性話語堆疊，原先的勇氣逐漸消失。

「雖然我們只是暫時一起行動……唔。就像剛剛在雜貨店前的空地——你安慰我的時候一樣，相處的時候互相添麻煩是很正常的事情……」紫色的雙眸微微顫動，覺得現在毫無條理描述狀況的自己十分陌生，埋頭躲藏的想法越發強烈，然而想起對方的言論只得硬著頭皮繼續說下去。

「所以我想……這是我害怕你冷漠回覆的原因，我希望你能多依靠我一些。當然，像你方才所說，這是個人的自由，我無法約束也應該要尊重你……關於這點，我會自己好好調整情緒的，請不用擔心。」她的結尾收得倉促且狼狽，努力維持冷靜的樣子。

然而少女越努力，破功的樣子就越明顯。

「過度的照顧是一種剝奪，希爾弗斯特。」龍族輕聲重述，以唱吟詩歌般的飄忽語調。

「儘管是出於妳心中的良善，但某方面而言，是不相信別人有能力照顧好他們自己。照顧對方，是在將力量從別人身上拿走，讓他們越來越不會處理事情、看顧自己、為自己做選擇。而為了照顧別人，妳耗費自己的力量，而沒有好好看著妳自己。」高大人影彎身，與少女同高，仔細看著那對紫眼說。

「妳要知道，若我沒有依靠妳，不是因為我不信任妳，或不信任妳的能力。」伸手拉起慌亂少女的纖細指掌，一字字堅定溫和，「是因為我相信我自己能做到，而即使我做得不好，我也能接受這個結果。」

「不需要因未能提供照顧後悔，妳要相信，當我需要幫忙時，會向妳求援的，好嗎？」龍族鬆手，站直身。

她傻傻望著龍族屈身，下意識地把頭往後靠了些，以免兩人的臉過於靠近。

回想起龍熱之前的確更有時間專注在自身上，因為她身負為家人帶來更舒適地生活這一目標。即便當時照顧職場上的朋友，卻不至於連自己的本分都忘記。然而……現在早已沒有所謂的本分。

她曾在隱蔽的洞窟向贈與她坦桑石的青年吐露自己是否管得太多，因為自己的旅伴都相當成熟。

長年的習慣又怎麼能在一夕之間改善呢？她從沒在必要以上為自己著想過，要是極端地說，或許照顧就是她維持安定的手段也不一定。

但過度的照顧是一種剝奪。

是的，確實如他所說。或許一時之間沒辦法更改長年以來的生活方式跟思考想法，但還是能藉由行為上的克制改善。

那雙仍舊有些迷惘的紫色對上堅定的鈷藍色，隨著手被龍族拉起，炙熱的溫度傳遞至仍在顫抖的指尖。

紫眸重新看著那深邃的藍色，至少她知道，在與他同行時，她應該好好看著她自己。龍族不畏成長可能帶來的受傷，對於惡劣的環境也毫不屈就自身並勇於挑戰。

「……謝謝你，埃。請務必……照顧好你自己。」興許是不知道該不該說這句話，原本該直接傳遞的話語彷彿輕聲低喃。

縱然對那雙離開的溫暖的大手稍有留戀，仍舊握緊拳頭，深呼吸。

「我沒事了。」她拿起原先近乎完成的皮繩，像是收緊情緒似地編織最後兩段蠟線作結，並將術式編入。

那是能夠固定發熱溫度的火術式。

對於與人類的肢體界線一向模糊，一切被少女拉出合理適當的距離。

「不客氣。還有，是的，我會，謝謝妳提醒。妳也要照顧好自己，要好好看著自己。」沒有絲毫不耐，龍族認認真真應允，一遍又一遍反覆地說。

龍族沒有再開啟新話題，靜伴認真編織的少女，望著那纖細指尖柔繞術式，細密紮入蠟繩繁雜繩結。

「我儘量……」那是少女無法輕率提出的保證，相比龍族帶給自己的耐心與安心，她只得模模糊糊地回答。

她的指尖劃出圓圈，使用術式加以固定完成的皮繩，隨後抬首說道：「久等了，來去飾品加工匠那裡吧。」

「不久。」龍族緩慢眨眼，淡淡哼出模糊的笑，「妳知道的，我的時間很多……」生命仍落在最初段，還看不見末尾。比起被結晶侵蝕的人類，他有漫長的日子要度過。

而「盡量」聽起來太不肯定，龍族不太滿意，於是伸出紫黑指爪，小指輕彎立於身前。

「約好了。」他說，靜靜等待那纖細指頭勾住自己。

希爾弗斯特望著對方模糊的線條，輕輕地笑了。

那是比以往都明顯的笑容，她的嘴角明確勾起，雙眼彎成了柔和的月。

她想起那曾與青年的約定，舉起小指，避開龍爪的尖銳處，朝著掌面的小指輕輕勾起。

「約好了。」她柔聲應和，隨後說道：「要是跟著人類一起行動，你就會覺得時間很少了。」

「這我知道，你們都很急，把許多時間說成一下下，將一下下說得像是無止盡漫長。」什麼都想趕著去完成，總有許多夢想與慾望天馬行空自腦海誕生。

而他曾以為的一瞬換來永久的失去，但也曾有某一瞬，他知道自己擁有人類毫無保留地愛。

他們打勾勾約定，那使他覺得有保障多了。那是他此刻，對她下的咒。希爾弗斯特將好看著她自己、重視自身所需，而不是擔心後悔去迎合他人的索取無度。

一龍一人邁步，往下個目的地前行。儘管步距懸殊，走在不同的生之刻度裡，一切無妨他們共享此刻祥和靜謐。